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11 期
2006 年 6 月，頁 39-54
本文 2006.4.28 收稿, 2006.6.1 通過刊登

《源氏物語》裡秋的意象

陳明姿*

摘要

日本文學裡最早按照季節循環編排和歌順序的作品應是平安時代的和歌集《古今和歌集》，而在物語文學裡最早按照季節推移，敘述各種事件的發生、經過、結果、及其影響者，則是《源氏物語》。學識豐富、感受力強的紫式部，在撰寫《源氏物語》時，亦依故事情節將其周遭的自然景物及其變化描繪出來，《源氏物語》的五十四卷幾乎每一卷皆有有關季節自然變化的描寫。當然，紫式部不僅是在描寫景物而已，還描寫出生活在這個時空下人們的喜怒哀樂等各種感情及其生活方式，充分融合自然與人事爲一體，也因此使得整體情節更感人，故事更生動。而在四季當中無論量及質都以秋景所佔的份量最重。這些秋景的描述各自在何種情節以何種風貌出現呢？作者又意欲藉由這些秋景詮釋何種事物呢？是一饒富趣味的問題。筆者這次爲探討《源氏物語》裡的季節之一環，特別聚焦於源氏物語裡的秋天，希冀藉由這次考察對《源氏物語》裡的季節及自然描寫有所瞭解。

關鍵詞：萬葉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語、紫式部、物之哀

*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Images of Autumn in The Tale of Genji

CHEN Ming-tsu*

Abstract

Although *Kokinwakashu*, the waka anthology in the Heian period, is the earliest work presenting season outlook in Japanese literature, ye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Tale of Genji* is the first one to recount the occurring, the whole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of all kinds of events with the lapse of time.

There are descriptions of the variations of seasons and nature in almost every chapter of *The Tale of Genji.* Lady Murasaki Shikibu, the writer of the book, describes not only the scenery, but also the gamut of human feeling—happiness, anger, grief and joy—of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and their life styles. In her writings, natural world and human affairs are merged into an organic whole. And in the four seasons, autumn occupies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cusing the attention on the autumn in *The Tale of Genji,* we tr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seasons and the nature in this classical masterpiece.

Key words: Manyoshu, Kokinwakashu, Genji Monogatari (The Tale of Genji), Murasaki Shikibu, mononoaware

*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源氏物語における秋

陳明姿*

要旨

日本文学において、もっとも早く季節の循環が表れたのは平安時代の和歌集『古今和歌集』である。しかし、物語文学の中でもっとも早く季節の推移に重ね合わせ、人事の様々なできごとの発生、経過、結果、そして、そこから派生した影響を詳しく語ったのは『源氏物語』であろう。学識該博、感受性豊かな式部は、『源氏物語』を書くに際して、プロットの進展に即応して、自然風景とその変化をも描き出している。

『源氏物語』五十四巻ではどの巻においても自然景物が描かれる。そして、それは単なる自然景物を描くのみではなく、その時空間に生きる人々の喜怒哀楽の感情及びその生き方をも語り出し、自然と人事を一体に融合させ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とに四季の中では、秋が量的にも、質的にも、もっとも頻繁に表れる。作品中の秋景はそれぞれどういう筋の展開で、どのように語られるか、作者は秋景によって何をもの語ろうとするのか、興味深い。

小論は『源氏物語』における季節を探究する試みの一環として、秋に焦点をあて、『源氏物語』の季節及び自然描写を考察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万葉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語、紫式部、もののあはれ

* 台湾大学日本語学科教授

《源氏物語》裡秋的意象

陳明姿

一、序

翻開日本文學史會發現在日本最早的詩歌集《萬葉集》便有描寫四季自然景物的詩歌，不過最早按照季節循環編排和歌順序的作品應是平安時代的和歌集《古今和歌集》，而在物語文學裡最早按照季節推移，敘述各種事件的發生、經過、結果、及其影響者，則是《源氏物語》。學識豐富、感受力強的紫式部，在撰寫《源氏物語》時，亦依故事情節將其周遭的自然景物及其變化描繪出來，《源氏物語》的五十四卷幾乎每一卷皆有有關季節自然變化的描寫。當然，紫式部不僅是在描寫景物而已，還描寫出生活在這個時空下人們的喜怒哀樂等各種感情及其生活方式，充分融合自然與人事爲一體，也因此使得整體情節更感人，故事更生動。而在四季當中無論量及質都以秋景所佔的份量最重。這些秋景的描述各自在何種情節以何種風貌出現呢？作者又意欲藉由這些秋景詮釋何種事物呢？是一饒富趣味的問題。本文作爲探討《源氏物語》裡的季節之一環，特別聚焦於源氏物語裡的秋天，希冀藉由這次考察對《源氏物語》裡的季節及自然描寫有所瞭解。

二

秋在首卷「桐壺」卷裡便濃墨重彩的登場。本卷敘述桐壺帝在摯愛的桐壺更衣去世後，一直難以將其忘懷，即使事過境遷，悲情仍然不減，遂在一個深秋的黃昏派靱負命婦前去更衣娘家問候太君：

> 時值深秋，某日黃昏，忽然颳起了似颱風般的颼颼冷風，頓感寒氣侵膚。皇上追思往事，倍覺傷心，便派靱負命婦赴外家存問。命婦於月色當空之夜登車前往。皇上則陷入沈思，緬懷前塵：往日每逢此等月夜，必有絲竹管弦之興，那時無論是更衣所彈的琴聲，或其隨意講的話，吟的和歌都較其他嬪妃更動人心弦，然而她的風姿容貌現在都已成了幻影，那幻影時時依稀彷彿出現在眼前，然而夢幻終究抵不過一瞬間的現實。[1]

[1] 見豐子愷譯《源氏物語》(上)(台北　木馬文化　2001) P25，本論文引用的《源氏物語》中譯文主要以豐子愷中譯本爲主，但有時也根據本人對日文原文的瞭解作若干修正。

深秋的「冷風」帶著濃濃的寒氣侵襲而來，明月照著大地，此情此景讓桐壺帝孤獨之感油然而生，不禁追憶起往事，遂派命婦前去更衣娘家慰問，名爲慰問太君，其實一方面是去探候更衣生下的小王子源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從更衣娘家裡找到任何跟更衣有關的事物，以慰藉自己對更衣的思慕，而命婦出發後，天皇就此陷入沈思，緬懷前塵。蕭索的秋風及明亮的秋月都會讓桐壺帝憶起更衣生前的種種，而倍感哀傷。

而失去女兒的太君內心的傷悲及痛苦也不在桐壺帝之下。作者藉由命婦的眼及心將太君的悲痛道出來：

> 靱負命婦到達更衣家，車子一進門內，但見景象異常蕭條。這宅子住的雖是寡婦，但爲了要輔育女兒使其能入宮爲嬪妃，曾盡力修飾，維持一定的體面，可是現在她天天爲亡女悲傷飲泣，伏臥在床，因此雜草高生，加之此時寒風蕭瑟，更顯得冷落淒涼。只有一輪秋月，繁茂的雜草也遮它不住，明亮的照著庭院[2]

「寒風蕭瑟」,「秋月」照著高長的「雜草」,使得庭院看來「冷落淒涼」,「景象蕭條」,從這種景象可以看出太君沈溺於哀傷當中的情景，這裡除了秋風、秋月外，再加上高生的雜草，也是敘述太君傷痛的重要關鍵字。

命婦一邊傳達天皇的心意，一邊耐心的聽太君訴說內心的哀傷，並體貼的加以安慰，直到深夜才準備回宮復命。這時的景物則是：

> 月漸西傾，夜天如水，寒風襲面，草蟲亂鳴，催人落淚，命婦面對此情此景，很不忍心就此離去。[3]

此一景象也充分道出更衣死後，太君心裡的悲痛，而這裡除了「秋月」「寒風」外，「蟲鳴」「夜天」也同樣是暗示作品裡人物悲傷感情的重要字句。其實藉由秋天的景物來道出作品裡人物心裡對故人的不捨之情、哀痛之心的表現手法早在日本最早的詩歌集－《萬葉集》便已出現了。柿本人麻呂分別於其妻亡故及吉備津采女亡故時所作的兩首輓歌（NO207 及 NO217）裡便已出現以秋的落葉、黃葉及秋露、秋霧來比喻失去所愛的人心中的悲痛。[4]柿本人麻呂是日本最早將「秋」吟詠成「悲秋」的文學家。而描述秋景時會提及秋月、草、蟲、落葉、夜空等景物，應已是平安時代知識份子所常用的表現手法，如《古今

---

[2] 註（一）同揭書 P25-26
[3] 註（一）同揭書 P28
[4] 見志村良治〈秋之詩〉(《中國詩論集》P242-P283）

和歌集》第四卷、第五卷的秋歌裡便有不少這類的例子[5]。然而紫式部在敘述這段故事時刻意反覆使用高生的「雜草」、亂鳴的「草蟲」、蕭瑟的「秋風」、如水的「夜天」等描寫蕭索秋景的文學語言以及「天天爲亡女哀傷悲泣，伏臥在床」等形容人物哀傷言動的文句，藉由交錯的描述人物的哀傷之情及周遭的蕭瑟景物，而營造出濃郁的哀傷氣息。此外，除了日本的先行文學外，精通中國文學的式部也借用中國詩的表現手法。

靱負命婦回宮覆奏，除了向桐壺帝奏報其所見之悲慘景象外，更將太君之回函及鈿合金釵等更衣遺物呈請天皇御覽。於是天皇又陷入對更衣的思慕裡。

> 一回想桐壺更衣的嫵媚溫柔之姿，便覺得任何花鳥的顏色與聲音都比不上她了。以前兩人晨夕相處時，常會提及「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等句，共交盟誓。然而卻因人命無常，生死兩隔，令人留下綿綿無絕期的遺憾。皇上每每聽到風聲蟲鳴便覺得傷心難過。……月色西沈了，皇上吟道：
>
> 淚眼多昏花　九重月朦朧
>
> 遙憐荒邸裡　哪得見光明
>
> 他想念著更衣娘家的情景，挑盡殘燈長夜未眠。[6]

這段敘述桐壺帝思慕更衣的字句裡具濃郁的《長恨歌》旨趣，而「以前晨夕相處時，常會提及『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等句，共交盟誓」一句應是借用自《長恨歌》裡「七月七日長生殿　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7]的詩句。此外，七月七日本身就是秋季，而《長恨歌》的這段詩主要也是描述玄宗對貴妃的思念之情及悲嘆之心。「皇上每每聽到風聲蟲鳴，便覺得傷心難過」這一段，也具有《長恨歌》裡「行宮見月傷心色　夜雨聞鈴腸斷聲」的情趣。其實《長恨歌》的這句本身就是借用秋景敘述玄宗悲傷心情的詩句。另外，「挑盡殘燈長夜未眠」也是借用自《長恨歌》裡「夕殿螢飛思悄然　秋燈挑盡未能眠　遲遲鐘漏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的詩句。這部分的詩句本身也是借用秋的景物及漫長的秋夜來詠出玄宗對貴妃的思念及其心中的哀傷。《源氏物語》的作者在藉由秋的景物及其季節特色道出作品人物對故人的思慕及悲傷時也借用了中國

---

[5] 參照小澤正夫校注、譯《古今和歌集》(東京　小學館　1989 年 12 月)P115~158
[6] 註（一）同揭書 P30
[7] 《長恨歌》的詩句引用自《正宗敦夫文庫本長恨歌》(《ノートルダム清心女子大学　古典叢書第三期、2》日本　福武書店　1981 年 10 月)

詩人白居易的詩句。

除了「桐壺」卷之外，「葵」一卷裡亦出現藉由秋景來描述作品裡人物對故人的思慕及悲傷。且看「葵」卷裡葵夫人被六條御息所的生魂所殺之後，源氏悲泣妻子的死這一段描述：

> 生死乃人世之常事。但源氏只見過夕顏一人之死，或因所見不多，因此哭泣之哀，異乎尋常。時在八月二十過後，殘月當空，淒涼無限。[8]

「葵」卷也是藉秋景來敘述源氏的哀傷之情。又於守七七四十九喪期間，源氏一直待在左大臣宅裡。

> 源氏大將連二條院也全然不去，只管真心的悲傷嘆氣，朝朝暮暮爲亡妻誦經念佛。……源氏公子早已痛感人世之苦厄，如今又賦悼亡，更覺得一切都可厭棄。……他夜夜獨宿帳中，雖有眾宮女在旁侍候，總是寂寞無聊，常常想起古歌「秋日生離獨瑟瑟　何況死別兩茫茫」之句。深秋之夜，風聲越來越淒涼，沁入肺腑，不慣獨眠的人，但覺長夜漫漫，不能安枕。[9]

「漫漫長夜」、「淒涼」的「風聲」等景物其實已融入了人的哀傷之情，而除了藉景敘情之外，作者又更進一步引用古歌來喚起古來一般人對秋的印象，渲染其哀傷氣息。此外「夜夜獨宿帳中……總是寂寞無聊」，及「不慣獨眠的人，但覺長夜漫漫，不能安枕」，亦頗具有《長恨歌》裡「夕殿螢飛思悄然　秋燈挑盡未能眠　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及「鴛鴦瓦冷霜華重　舊枕故衾誰與共」的旨趣，也因此讓讀者聯想到玄宗的哀嘆，瞭解到源氏的喪妻之痛。作者除了借用秋景及其季節特色外，更導入日本及中國的古歌以凸顯源氏的傷痛。此外源氏的傷悲似乎不僅止於哀悼愛妻葵夫人的死而已，從「源氏早已痛感人世之苦厄，如今又賦悼亡，更覺得一切都可厭棄」這一句可以看出源氏因這次的傷痛，想起從前的種種，進一步感悟人世的無常，哀人類存在的根源，因而產生了厭世之心。

此外「幻」之卷裡亦有藉由秋景敘述作品裡人物哀傷之心的情節。紫夫人亡故後，源氏一直沈浸在追憶與傷悲之中。

> 到了九月裡，源氏看見菊花上蓋著棉絮，吟詩云：
> 「哀此東籬菊，當年共護持，今秋花上露，只濕一人衣」
> 到了十月，陰雨昏濛，源氏心情更惡，悵望暮色，淒涼難堪獨自低吟「十月年年時雨降」之詩。望見群雁振翅，飛渡長空，

[8] 註（一）同揭書 P223
[9] 註（一）同揭書 P224

不勝羨慕，守視良久。[10]

這部分也借用了秋的景物「菊花」、「時雨（秋雨）」、「雁」等來敘述源氏對紫夫人的思慕與哀痛之心。另外宇治十卷的「椎木」之卷裡亦有類似的描寫。以下是描寫八親王亡故後，大君及中君處於悲痛中的一節。

> 兩女公子彷彿處在永無天明的長夜中，看看已到九月。山野景色淒涼，加之秋雨連綿，引人墮淚。木葉紛紛墮地的聲音，涼水的潺潺聲，瀑布一般地眼淚的簌簌聲，諸聲混合爲一，催人哀感，兩女公子就在其中憂愁度日。[11]

這裡除了「連綿的秋雨」、「落葉」等山野淒涼的秋景外，又加上落葉聲、眼淚聲、流水聲，各種催人哀感的聲音來敘述兩位女公子永無止盡的哀愁。此外大君亡故之後，薰大將也是「每屆秋色漸深之時，似乎已成習慣，總是夜夜失眠，想念大君，不勝悲慟。」[12]諸如此類描述相當多，可知紫式部屢屢藉由秋的季節特色及秋的各種景物、聲音來敘述作品裡的人物對已故之人的思慕及內心的傷悲之情。

除了描寫死別的傷痛之外，也有以秋爲背景敘述人們生離時的哀愁場景，以下是「賢木」卷裡源氏得知六條御息所將與其女齋宮同赴伊勢時，特地去野宮探望她的那一段：

> 源氏進入廣漠的曠野，但見景象異常蕭條，秋花盡已枯萎。蔓草中的蟲聲與淒厲的松風聲合成一種不可名狀的音調。[13]

「枯萎」的「秋花」，「淒厲」的「松風聲」與「蟲聲」，多麼蕭條的秋景。這裡的秋景也已充分融入充滿離愁的源氏心境。又兩人分離之時，

> 源氏握住了六條御息所的手，依依不捨，那樣子真是多情，其時寒風忽起，秋蟲亂鳴，其聲哀怨，似乎代人惜別。即便是無憂無慮之人，聽到這聲音也難於忍受，何況這兩個魂銷腸斷的情侶。[14]

「寒風」及充滿「哀怨」的蟲鳴，這些秋天的景物及聲音，也都已加入了源氏及六條御息所的哀傷情愁。

此外，也有借秋景描寫出處於逆境時心情的情節。以下是源氏自貶至須磨後的一段：

---

[10] 見豐子愷譯《源氏物語》（下）（台北　木馬文化　2002 年 2 月）P170
[11] 註十同揭書 p170。
[12] 註十同揭書 P342
[13] 註一同揭書 P243
[14] 註一同揭書 P245

且說須磨浦上，蕭瑟的秋風吹來了。源氏的居處雖然離海岸稍遠，但行平中納言所謂「越關來」的「須磨浦風」吹來的波濤聲，夜夜近在耳邊，淒涼無比，這便是此地的秋色。[15]

須磨浦上浪高風大，蕭瑟的「須磨浦風」吹來陣陣的波濤聲，夜夜近在耳邊，這些景物、聲音構成了一幅淒涼無比的圖畫，而這些景物不只在敘述源氏目前所處的惡劣環境，更道出了其內心的辛酸與無奈。平生從未住過這種惡劣環境，也未曾遭受過此種無情打擊的源氏顯然很不習慣，深夜仍難入眠。

源氏身邊人少，都已入睡，只有他一個人醒著，他從枕上抬起頭來，但聞四面秋風猛厲。那波濤聲越來越高彷彿就在枕邊。眼淚不知不覺地湧出，幾乎叫枕頭浮了起來。[16]

湧出來的眼淚多到幾乎可以讓枕頭浮了起來，雖有點誇大其詞，但也可由此看出作者欲強調源氏哀嘆的意圖。深夜仍難入眠，「但聞四面秋風猛厲，那波濤聲越來越高」確實道出了周遭環境的嚴酷及源氏處境的可悲。而從枕上抬起頭來聽四面的秋風及波濤聲這句描述早已被指出借用了白居易《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其三裡的「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峰雪撥簾看」中的「欹枕聽」[17]，紫式部在藉由秋景描寫自貶至須磨的源氏淒涼處境時，爲引起讀者的共鳴，也借用了當時廣受貴族們愛讀的白居易詩句的表現手法。

接下來是源氏走出須磨住居，來到望海的迴廊上眺望四周景色的這一段描述：

空中一行寒雁，飛鳴而過，其音與槳聲幾乎不能分辨。公子對此情景不禁感慨泣下。[18]

秋雁也是秋季出現的鳥，看到雁興起了思鄉之心，憶起故鄉的人兒及昔日的種種，使他不禁感慨泣下。而這句亦具有白居易＜河亭晴望＞的「晴虹橋影出　秋雁櫓聲來」的旨趣及表現手法。作者在借用秋景敘述源氏的哀嘆之時，也借用了白詩裡秋景的描寫手法及其詩句旨趣，以讓讀者聯想到遭放逐的白居易，進一步體會到源氏目前的心境。

第三部裡亦出現不少借秋天景物敘述作品人物傷心失意的情節。如「宿木」卷裡，宇治的中君在得知夫君匂親王答應夕霧左大臣入贅其家與六君共結百年好合時，感到傷心難過那一段當中的一節：

---

[15] 註一同揭書 P303
[16] 註一同揭書，P303-P304
[17] 參照阿部秋生等校註、譯《源氏物語》(二)(東京　小學館　1981 年　6 月第十一版) P190-191
[18] 註一同揭書，p305

> 她一直到姨捨山的明月高昇至空，更深人靜都仍沈浸在萬斛憂愁當中，平時聽見松風徐徐吹拂，會覺得比起荒僻的宇治山莊來，這裡的較悠閒、平靜，但中君今夜並無此感，只覺得比科葉的聲音更難聽，遂吟詩道：
>
> 山莊松風秋瑟瑟　何曾如此惹人愁
>
> 她好像已忘了從前在宇治山莊時的事了。[19]

「姨捨山的明月」一語是引用自《古今和歌集》卷十七雜歌（上）的「心有萬斛愁　更級姨捨山　明月皎皎照　徒增我憂煩」[20]的歌語。這首和歌是說看到了姨捨山上的明月，非但不能解我滿腹的憂愁，反而增加我的煩悶之意，在此也有借用這首和歌說明中君內心充滿憂愁之意，但姨捨山也是古來有名的棄老之地，據傳古代長野縣因生活窮困，爲了減少家裡吃飯的人，會將無生產能力、年歲已大的老人丟棄在此，作者在此特地引用「姨捨山的明月」一句，也有暗示中君擔憂今後是否會被匂親王拋棄之意。又京都二条院的秋風聲及松濤聲當然比宇治山莊悠閒、平靜，只是此刻的她心煩意亂，反而覺得二條院的風聲、樹葉聲比宇治山莊更惹人心煩。因此「山莊松風秋瑟瑟　何曾如此惹人愁」應是中君心中的秋景。

此外失掉大君，又失掉浮舟的薰公子心裡一直充滿憂傷之情，下面是描述他在六條院時的一小節：

> 薰公子靠在東面的欄杆上，在夕陽中眺望庭院裡漸次開放的秋花。不堪憂傷之情，低聲吟誦白居易的詩句：
>
> 「大抵四時心總苦，就中腸斷是秋天」[21]

這句是引用白居易〈暮立〉一詩當中的詩句，在此引用這句含有本就已懷著憂傷之情的薰公子，到了秋天更因季節景物帶著蕭瑟之色更覺得愁上添愁之意。作者在借秋景敘述作品裡人物的憂悶之情時，除了日本的古歌外，也借用了白詩裡的詩句及其表現手法。

不過除了借用秋景敘述悲傷及哀愁之情外，亦有不少欣賞秋天美景及舉行管弦會、詩歌酬酢的場景。

第七回以紅葉賀爲卷名，可見當時朝廷在秋天紅葉的季節有舉行慶典的習慣，雖然該卷在那之後，未敘述紅葉賀舉行的實況，但從其後面的情節仍可看出一端。桐壺帝爲了要讓藤壺中宮也能看到各種舞樂表演，下令先在宮中清涼殿試演，當中有一節目是源氏等人表演雙

---

[19] 註十同揭書 P268
[20] 譯自小澤正夫校注、譯《古今和歌集》（小學館 1989 年 12 月）P334
[21] 註十同揭書 P428

人舞「青海波」，是相當華麗的舞蹈。由此可以看出紅葉賀是朝廷裡相當盛大的慶典，王公貴族們也都參與表演，而且除了日本本國的舞樂之外，還有當時先進國中國的唐人扇袖表演。

又二十一回「少女」卷裡，源氏按春夏秋冬建六條院，並把四區堂中的西南區，即原來六條御息所的舊邸分給秋好皇后。秋好皇后從其名字「秋好」兩字便可看出她喜愛秋天的特性，因此規劃給她居住的西南區之內也栽種了不少秋天的花草樹木，亦即秋之區。這一區的風景可從下面這一段看出大概。

> 秋好皇后所居的西南一區內，在原有的山上栽種濃色的紅葉樹，從遠處導入清澄的泉水。欲使水聲增大，建立許多岩石，使水流成瀑布——這就開闢成了廣大的秋野。此時正值秋天，秋花盛開，秋景之美遠勝於嵯峨大堰一帶的山野。[22]

當時正值秋季，秋花盛開，西南一區漸成爲六條院當中最美的區域，秋好皇后和紫夫人於秋分之夜一同遷入六條院。秋好皇后本是位聰明又風雅的女性，她派了一位熟習各種禮儀，舉止優雅大方，容貌姣好出眾的女童送了一份風雅的禮物給六條院裡另一位風雅的女性－紫夫人。

> 到了九月裡，處處紅葉呈艷，秋好皇后院內秋景之美，不可言喻。有一天秋風瑟瑟的夕暮，皇后用硯盒盛了各種紅葉，派一個女童致送給紫夫人，這位女童身材較高大，身穿深紫色衫子，上罩藍裡淺紫面的外衣，外披紅黃色羅汗衫。她優雅大方的穿過回廊，走過拱橋，來到紫夫人院內，這是一種正式的儀式，普通都派年長的侍女致送，但秋好皇后覺得這女童十分可愛高雅，因此特地派她前來，女童慣於侍候貴人，她面貌姣好，舉止大方，儀態優雅，爲他人所不及。皇后贈紫夫人和歌曰：
>
> 聞君最愛是春天，盼待春光到小苑，我家紅葉正呈艷，暫借風信送君看。[23]

這份禮物是秋景的重要主角紅葉，其詩也頗有向紫夫人炫耀紅葉美艷之意，連其所派遣的信差也是位模樣姣好，儀態優雅大方的女童，其實這也是一個秋之禮讚的儀式。讀到這裡也不禁令人讚嘆秋好皇后的風雅不俗及其青春活力。但這位禮物送給紫夫人，也是一種知性的挑戰。紫夫人既是春苑的主人，又是六條院裡眾夫人當中最風雅的女性。她當然知道秋好皇后的意圖，自然也會有風雅的回敬儀式。所以

[22] 見豐子愷譯《源氏物語》(中)(台北　木馬文化　2002 年 2 月) P70
[23] 註二十二同揭書 P70-71

才會在春神降臨、櫻花盛開之季裡，舉辦各種令人嘆爲觀止的活動，並邀請皇后身邊的侍女前來觀賞，以回報這次秋好皇后的挑戰。但這是翌年春天的事情，目前紫夫人須先回贈皇后的禮物。

> 紫夫人的答禮是在那硯盒蓋內舖些青苔，佈置成岩石模樣。又在一枝五葉松枝上附一首和歌：
>
> 紅葉舞風影蹁躚　剩有空枝太可憐
>
> 爭似岩前松一樹　青青春色向人間
>
> 這岩前的松樹，仔細看來，確實精妙，秋好皇后看了詩覺得紫夫人真是善於即興拈題，甚爲贊佩。[24]

不愧是六条院裡眾夫人當中的第一人，能夠以春的辯護者回贈秋好皇后如此風雅的和歌與禮物。連秋好皇后也暗暗佩服。這部分的酬酢裡明顯富有春秋互競的趣旨。春秋互競的母題早在《萬葉集》(NO16)額田女王的和歌裡便已出現過了，這裡亦含有繼承此一文學傳統的意味，但除了春秋互競之外，秋好皇后對紫夫人進行此一知性的挑戰時，紫夫人也即興拈題回贈與風雅的和歌與禮物，頗具有《遊仙窟》裡張生與五嫂十娘等在進行機智問答遊戲時屢屢出現的「應聲答曰…」的旨趣。紫式部在敘述高級貴族女子面對秋季美景所進行的風雅酬酢時更加入先行文學的各種要素，讓其成爲一充滿知性的風雅遊戲。

除了紫夫人與秋好皇后的風雅酬酢外，第三十三回「藤末葉」卷裡更有一場冷泉帝與朱雀上皇同行行幸六条院時，源氏竭力準備的盛會。

在源氏 39 歲那年的秋天，冷泉帝行幸六條院。

> 此次行幸正值紅葉盛期，興趣格外濃烈，故冷泉帝特別致書朱雀上皇，請其同行，前皇與今上一同行幸，乃世間罕有的盛舉。此消息驚動全國臣民。主人源氏竭力準備迎駕，其排場之豪華令人目眩。[25]

據《源氏物語》古註的說明，這裡的冷泉帝行幸六條院一事是依據康保十一（西元 965 年）年十月二十三日村上天皇行幸朱雀院之史實寫成的。[26]而紫式部更將其設定爲前皇與今上兩朝天皇連袂前來行幸的故事，這確實是世間罕見的殊榮，日本史實也未有這種先例。作者意欲強調源氏受到特別待遇的意圖至爲明顯。源氏亦爲這次兩帝的

---

[24] 註二十二同揭書 P72
[25] 註二十二同揭書 P253
[26] 參照阿部秋生等校注、譯《源氏物語》(三)(東京　小學館　1972 年 11 月初版，1980 年 7 月第九版）P449 之頭註

行幸竭力準備，各種排場盛大非凡，不但有和「五月五日的騎射」同樣的活動，到處都「裝飾得十分華麗」。另外還有「鸕鷀捕魚」的表演，但這一項並非主要的節目，只是爲一路上增添興趣而已。「各處假山上的紅葉爭相競艷」，「但以秋好皇后所居西院中的紅葉特別茂盛。中廊的牆壁已經拆去一部，改設大門，故觀賞紅葉全無障礙。」[27]風雅的源氏竭盡所能的在營造一場最華麗盛大的接待活動。而冷泉帝也處處禮敬源氏。

> 南殿上方，爲冷泉帝與朱雀上皇設兩個御座，主人源氏的座位設在下方。冷泉帝降旨請源氏同列。如此優待，在源氏已極光榮。但冷泉帝猶有遺憾，以爲未盡應盡之禮。[28]

冷泉帝和源氏兩人的關係，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兩人都心知肚明，孝順的冷泉帝因有種種限制，無法對源氏執行子對父應有之禮儀，但只要一有機會，便盡量禮遇源氏，源氏在當時所受到的待遇無人能出其右，已是實至名歸的「帝王之父」了。因此他也有足夠的能力營辦一場極盡豪華的秋季慶典。除了觀賞紅葉之外，在味覺方面也是極盡人間的美味。有北野之鳥、六條院湖中之魚等山珍海味及各種「異於尋常」的料理，此外還有各種樂舞表演。

> 日色將暮，諸人皆醉，即宣召樂人前來奏舞。不取正式大樂，但選富有趣味之舞曲，令諸殿上童都來舞蹈。[29]

源氏極懂得配合各種場面安排各種不同的樂舞表演以娛賓客。而看到太政大臣的男兒表演後，源氏回想起當年在紅葉賀時與太政大臣共舞青海波時的情狀。於是折取菊花一枝，送交太政大臣，並贈詩云：

> 菊花增色澤　籬畔誇芳姿
> 猶戀初秋日　含苞共放時[30]

這裡採用現在和過去的時間交錯的寫法，喚起讀者的記憶，並讓讀者將過去和現在作比較。當日兩人都還年輕時，就像這位男童一樣，在桐壺帝御前同舞，然而時過境遷，曾幾何時，兩人都已居高官顯職。太政大臣看到此首和歌。憶起當年，一方面高興源氏沒忘記當年的他，一方面也覺得今日的源氏身份地位已遠遠高過自己，遂答謝道：

> 菊花變作層雲紫　遙望青天仰景星
> 現在正是你的全盛之期了。[31]

---

[27] 註二十二同揭書 P253
[28] 同註二十七
[29] 註二十二同揭書 P253
[30] 註二十二同揭書 P254
[31] 註二十二同揭書 P254

源氏已經權傾一時，當今之世無人能出其右，太政大臣這首和歌也是源氏目前的寫照了。表演的活動一直延續到天黑。

> 晚風吹下各種各樣的紅葉來，有的深色，地上彷彿蓋上了錦茵。庭前很像爲迎駕而鋪飾錦繡的走廊。庭中有許多眉清目秀的童子，都是高貴之家的子侄，……他們在紅葉地上表演各種簡短的舞蹈，舞罷回進紅葉林蔭中。[32]

「晚風吹下各種各樣的紅葉來，……庭前很像爲迎駕而鋪設錦繡的走廊」這句話不只在描述各種紅葉落葉的瑰麗景象，更有暗喻這次盛會的豪華及天皇對源氏的恩寵之意。從這次招待兩朝天皇的各種表演、佈置及盛饌可以看出這是一場最高級的賞紅葉宴會。源氏的權勢與財力都已無人可匹敵。此外源氏又善於營造氣氛，當貴賓興正酣時，冷泉帝、朱雀上皇及源氏御前都呈上琴來，雖然有名的和琴「宇陀法師」聲音並未改變，但在此情此景之下聽起來卻格外動人心弦。於是朱雀上皇吟詠道：

> 閱世經風雨　看花到白頭
> 年年紅葉好　總不及今秋[33]

朱雀上皇已完全陶醉在源氏精心安排的紅葉宴裡，他「很可惜自己在位之時沒有這等盛會」[34]，可見這樣的盛會亦非每朝都有。作者刻意強調冷泉帝在位的和平盛世及源氏一族的榮耀富貴意圖至爲明顯。除了權勢財富之外，這一族的人也都容貌出眾。除了源氏本身，他的兩個兒子冷泉帝、夕霧也都長得俊美，「其戚族並皆英俊，真乃宿世福報」[35]。作者藉這次的賞紅葉宴會設定出平安朝可能存在的最豪華的盛會，並描繪出源氏的全盛期。

雖然有極盡豪華的賞紅葉盛會，但心思細密又富敏銳觀察力的作者在撰述《源氏物語》時，除了「光」也描寫「影」的部分。如在描寫源氏於回京後的那年秋天前去住吉明神社還願時的那一段，便特別以對比的手法同時描述源氏一行的壯麗耀眼及明石夫人的黯然神傷。紫式部先從源氏一行的氣勢開始描述起。源氏「此行爲了還願，儀仗非常壯麗，舉世盛傳，轟動一時。滿朝公卿及殿上人爭先參加。」然而源氏並未告知明石夫人，又因明石夫人一向深居簡出，且住在遠離京城的僻遠之鄉，故未知曉源氏要來還願一事，竟然與源氏選在同一

[32] 註二十二同揭書 P254
[33] 註二十二同揭書 P254-255
[34] 註二十二同揭書 P255
[35] 同註三十四

天前來參拜。等到船靠岸時，但見「岸上異常熱鬧，擠滿了參拜的人，珍貴的供品絡繹不絕的運來。樂人和十個舞手的裝束十分華麗，而且一概選用相貌漂亮的人」明石夫人在得知這個壯麗的參拜團是源氏一行時，不由得產生了濃厚的落寞感，覺得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

> 明石夫人心裡想道：「真不湊巧，偏偏揀這個時來，教我遙望他的風姿，愈加顯得我身世不幸了。我和他畢竟已結不解之緣。連那些下賤之人都得興高采烈的追隨左右，得意洋洋。只有我這個人，不知前世作了多少孽，一向關心他的行動而偏偏不知道今天這件大事，貿然來到此地。」想到這裡，十分悲傷，偷偷地流下淚來。[36]

連那些身份低賤的人都得以興高采烈的追隨源氏左右，曾是源氏枕邊人之一，並爲其產下一女的明石夫人竟然不知他要來，還被那些身份低賤的人嘲笑說她不知道源氏今天要來還願，自己似乎已被源氏忘記了。難怪她要怨嘆自己命薄，而傷心淚流了。

源氏內大臣的行列十分華麗耀眼，「穿着濃濃淡淡的豔麗的官袍的人不計其數，好比撒了滿地櫻花與紅葉。…昔日在明石浦見過的人，樣子都全然改變，大家都穿着紅紅綠綠的官袍，喜氣洋洋的散佈在這行列中。其中年輕的公卿殿上人，尤其爭俏競艷，連馬鞍也裝飾得絢煥燦爛」，面對如此壯麗的行列，明石浦來的鄉下人看得瞠目結舌。[37]

連源氏身旁的官員個個都裝扮得如此華麗耀眼，喜氣洋洋，自己卻只能躲在船上遙望他的風采。看到源氏內大臣的車子遠遠地來了，明石夫人更加傷心，「竟不能抬起眼來，眺望這意中人的面影」[38]，朝朝暮暮思念的心上人雖近在咫尺，卻不得接近，自己似乎被排除在外了。面對此情此景，明石夫人又怎能不傷心。除了源氏本身及其身邊的官員外，看到小公子夕霧時亦令明石夫人悲傷難過。夕霧由「大隊人員簇擁而來」，何等「高貴尊嚴」，而自己女兒卻是「藐不足數」，怎能不難過，同樣是源氏的子女，待遇卻有天壤之別，明石夫人真是肝腸寸斷。她覺得因自己的身份卑微，似乎已被源氏遺忘，因此看到源氏的儀仗愈是華麗耀眼，她愈是哀嘆己身薄命。作者在這段裡採取對比的手法，同時描寫「光」及「影」的部分，一方面強調源氏行列的壯麗耀眼，一方面敘述明石夫人的傷心斷腸，雖處於同一空間、時間，卻因心情的不同，秋對當事人的意義也完全不同。

---

[36] 註二十二同揭書 P362
[37] 同註三十六
[38] 同註三十六

除了這一卷外，總角卷裡也有類似的故事，匂親王及薰公子前往宇治，本期能與中君見面，卻因宰相中將等人同來未能如願，而大君更因匂親王等人前來賞紅葉卻過門而不入，覺得中君已被匂親王拋棄了，因此傷心欲絕。《源氏物語》的秋不單純的僅是在描寫景物而已，而是寄情於景，藉由景物描寫生活於這個時空下人們的各種不同感情。

三、小結

平安京本是個山明水秀、四季分明的京城，因此其周遭的自然景物也是多姿多采。生活在這空間下的人們想必也較他處的人更會留意周遭的四季景物。而秋正值自然景物由茂盛漸轉蕭條的時期，是多愁善感的文學家最易受牽引的季節，因此自古便有許多文人偏愛詠秋。平安時期的文學家紫式部也不例外，她留意到秋的每一時間點及其一景一物，因此作品裡出現的秋包括初秋、中秋、晚秋各個時間點的秋及秋月、秋草、秋風、菊花、紅葉、雁、落葉等各種秋的景物、琳瑯滿目。然而最重要的是作者藉由各種不同的秋天景物描寫出生活在這個時空下的各階層貴族們的生活實態及其內心感情，當中有描寫全盛期的源氏在六条院接待兩朝天皇時所辦的極盡豪華的賞楓盛會，也有敘述秋好皇后與紫夫人的春秋互競機智酬酢，道盡當朝貴族風雅絢麗生活的一面。然而大部分卻仍是在描寫生離死別或處於不如意境遇下的哀傷場景。如失掉桐壺更衣的桐壺帝的哀傷，失掉夕顏、葵夫人、紫夫人的源氏的傷痛，失去父親八宮的宇治兩位女公子的悲痛，失去大君的薰的難過，流落須磨的源氏的哀愁，作品裡洋溢著濃郁的悲秋色彩。悲秋母題雖早已出現在中國古代的詩及日本的《萬葉集》等古歌集裡，紫式部在描寫悲秋場景時，也屢屢借用中日兩國古典詩歌的表現手法，但作者在描寫作品裡人物的悲嘆之時，又將這種個體的經驗深化爲具普遍性的悲人世無常的情懷。而嘆人世無常，悲人類存在根源的情懷也是《源氏物語》主題「物之哀」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因此可以看出秋在《源氏物語》裡的角色不僅是背景景物而已，更具有敘述作品人物內心感情及詮釋主題意識「物之哀」的重要機能。

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11 期
2006 年 6 月，頁 55-90
本文 2006.4.28 收稿, 2006.6.1 通過刊登

考察分析多義語的各種理論
-以分析動詞「つける」的多義性為中心-

謝豐地正枝*

摘要

本論文分爲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分析多義語所表現的多種語義概念時，所面臨到理論性上的諸問題，並對此加以闡明。也就是藉由考察後，明確指出多義語在衍生出多種語義的過程中，是和什麼樣的理論性組織結構有關，且是以什麼樣的網絡模式，來統括衍生出的多種語義概念。

第二部分則是以動詞「つける」爲例子，認定「つける」的原型後，確定藉由此原型而形成的基本義。並且闡明從基本義衍生出多種語義的意義延伸過程，再加以考察、分析從基本義衍生出的多種語義間意思上的相互關係，並用圖表示多種語義的網絡模式。

關鍵詞：圖示、原型、網絡模式、意義的延伸、隱喻

*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